

黑洁明

著

波恩与凯——
骑士的新娘

上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黑洁明

著

骑士的新娘

波恩与凯



上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1-2017-32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骑士的新娘: 波恩与凯: 全2册 / 黑洁明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43-5988-6

I. ①骑… II. ①黑…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354号

本书原繁体版书名为《魔女的骑士》

中文简体版©2017 由现代出版社发行

本书由黑洁明及其经纪公司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授权现代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骑士的新娘: 波恩与凯: 全2册

作 者: 黑洁明

责任编辑: 赵海燕 毕椿岚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988-6

定 价: 6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上册

魔女 001

骑士 143

下册

千年 281

数年后 455

缘分 466

魔 女



火在烧。

很旺，很烈，让艳红的星子飞扬。

狂烈的火焰中，有挣扎的黑影在其中。

十三名女子被绑在木柱上，被火焚烧，痛苦的尖叫直上云霄，围观的人们咒骂着，脸孔扭曲歪斜，眼里透着兴奋、激昂与疯狂。

修士高举着十字架，咒骂着女巫们，赞美崇拜着上帝。

火越烧越旺，冲天直上。

女子的哭喊与尖叫渐渐消失，然后，满意的人潮散去了，驱魔的修士离开了。

空气中，只剩下人肉烧焦的味道和袅袅的黑烟。

到最后，火完全熄了，只剩焦黑的尸体被绑在焦黑的木柱上。

日头缓缓落下，洁白的明月爬上了黑夜，照亮了湖面，和那在湖畔没有被淹死却被认定为女巫而烧死的焦尸上。

蓦地，寂静的夜里，有声窸窣作响，一个穿着粗布灰衣、脸色苍白的小女孩，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她偷偷摸摸地往前，时不时用那双大眼担心地回头看，但森林里，万分寂静，不见人影。

女孩来到第三具焦尸前，手脚并用地爬上那堆余烬上，几次脚下的焦炭坍

塌，让她有些踉跄，甚至摔得满脸是灰，但她依然继续往上爬，来到那根绑着焦尸的木柱前。

高大的木柱经过烈焰的燃烧，虽然变得脆弱，却依然耸立着，没有因此倒下，那具扭曲的焦尸也是。她仰起小脸，看着那焦黑的尸体，伸出了小手，触摸那曾经洁白柔美，此刻却早已焦黑变形的双脚。

那焦尸因为她的触碰，掉了一些黑炭下来。

小女孩睁大了眼，困惑地仰望着那焦黑的人形，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

事情不像她期望的一样，和之前不一样，她不能够了解，却感到莫名的恐惧，她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用两手覆握住母亲的右脚。

无比的痛苦，笼罩全身，但母亲依然没有动弹。

她的发丝一根接着一根，凭空飞扬起来，一颗一颗的水泡，开始出现在身上，可怕的灼热席卷而来，她不肯放弃，泪水从眼眶中泉涌而出，但她紧咬着牙关，不肯把双手缩回。

然后，可怕的疼痛传遍全身上下，让她几乎想要尖叫出声，但她依然没有缩回手，就在这时，她能从氤氲模糊的泪眼中，看见母亲的右脚，开始由焦黑慢慢复原，她的右脚却像是被放到火炉之中烤，痛得她几乎站不住。

她可以的，她知道自己做得到，她不痛、不痛、不痛——

就在这时，一只白皙的手忽地从黑夜中冒了出来，抓住了她的小手，将她的手从母亲右脚上拉开。

“不行。”

她喘着气，惊恐回首，只看见一个全身穿着黑衣的黑发女子站在身旁。

女人弯腰垂首看着她，用一双无比漆黑的眼，注视着她，冷冷开口：

“你不可以这么做。”

是人。

不能让人知道。

母亲说过，紧抓着她交代过。

别让其他人知道你能做什么。

她应该要逃跑，要跑去躲起来，母亲要她跑，要藏起来，可比起这一切，

她更想要母亲再次和她说话。

“她死了。”女人问她，“你懂吗？”

她瞪着那个女人，想起那些死掉的兔子、小鸟和鱼，母亲和她说过，它们死掉了，没有心跳呼吸了，不能救。

“所以你懂。”女人看着她，松开了手。

小女孩喘着气，看着那个女人，泪水再次滚落，但她没有因此死心，只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再次朝焦黑的母亲伸手。

火从心起，上脑。

女人眯着眼，冷瞪着那顽固的小女孩，有那么一刹那，她不想再管她，这孩子特殊的异能，让她想起了久远之前的过去，她直起身子，转身离开。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男人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

你不会的，我知道。

她恼火地继续往前走，他的微笑，却在眼前浮现，让她停下了脚步。

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她几乎快要想不起他的脸了，却仍记得他的笑，那烙印在她心头上的笑。

我知道。

她闭上眼，握紧了拳头。

风吹过湖面，袭来，上脸，像他温柔的手，让她心口揪了起来。

那该死的杀千刀。

她恼恨地想着，然后才深吸口气，睁开微湿的眼，几乎有些愤愤不平地转身大踏步走了回去。

小女孩仍站在那儿，小手搁在那焦尸的脚上，那只黑色的右脚开始慢慢复原，但女孩的右脚脚踝的皮肤却开始扭曲，噗噗地冒出更多的水泡。

她伸手再次将那小王八蛋拉开，痛苦的情绪在她抓住女孩的手腕时，再次袭来，冲进脑海。

火焰的画面闪现，黑发女人温柔的眼、泪湿的脸，森林里的小屋，村民的背叛，修士、骑士的到来，女人把孩子藏起来，被丢到湖里，被火焚烧——

她将那些画面推开，瞪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女孩，愤怒地说：

“她死了，你就算修复了这个身体，她也不会睁开眼睛醒过来，就算醒了，那也不会是你的母亲，她不会抱着你，不会对你说话，不会对你微笑，不会说她爱你——”

小女孩睁大了眼，愤怒又惊恐地瞪着她，下一秒，那孩子开始挣扎，试图推开她。

她没有松手，只是紧抓着那女孩的双手，低下身来，怒瞪着那女孩，道：“她只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等着被恶灵占据，或活活饿死！你知道的，你母亲和你说过，不可以这样做，不能救已经死去的东西！她死了！你懂吗？没救了！你不能改变什么！无法改变什么！你这样做，非但救不了她，还会害死你自己！”

她话说到一半，女孩已满眼是泪，无尽的痛苦蜂拥而来，她看着那女孩张嘴喘着气，忍着痛，可到头来压不住的情绪，还是让她张大了嘴，仰天哭喊了出来。

痛苦排山倒海。

她瞬间松开手，看着那孩子跪倒在地上痛哭流涕，女孩的右脚还在冒着水疱，水疱仍在往小腿蔓延，那烧伤让她无法好好站着，但她知道，女孩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疼痛而哭泣。

这孩子刚刚才理解，自己失去了至亲，就算用尽所有一切，也换不回母亲。风乍起，云拢聚，然后雨水落了下来。

仿佛是在应和小女孩的悲痛，大雨哗啦哗啦地直直落下。

女人站在雨中，看着那孩子跪在灰烬中恸哭，这一刹，仿佛看见另一个女孩，跪在另一片焦土中仰天哭泣。

倾盆大雨中，小女孩不断地痛哭着，她也一直站在原地。

远处，雷声隆隆，不时有闪电从夜空劈下，狂风不断呼啸，吹拂着森林，在原本平静的湖面掀起巨浪。

她没有挪开脚步，没有抬眼去看，只是站着，垂眼看着那孩子。

雨一直下着，女孩一直哭着，声嘶力竭地哭着。

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小女孩终于累了，停止号啕大哭，变成小声的哽咽啜泣。

风雨随着她的情绪慢慢平息。

当天大亮时，风雨停了，她身上早已湿透，小女孩也是。

两人的衣服、长发仍在滴水，湿得像刚从湖里捞出来。

晨光下，她能看见，女孩右脚上的水疱消失了，但仍留下些许烧伤的痕迹。

又过了好一阵子，小女孩终于怯怯地抬起头，张开了红肿的双眼，一脸无辜地再次看向她。

待她回过神来时，她已经朝她伸出了手，就像当年，那个男人向她伸出手一样，开口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迟疑了半晌，方抬起小手，把手交给她，吸着鼻子，张嘴回答：

“凯。”

她握住小女孩的手，痛苦的情绪再次爬上了心，感染着她，她差点松手将这孩子扔回那灰烬里，但仿佛那男人附身在她身上似的，她只是弯身将那女孩抱了起来，然后她听见自己说：

“我叫湫。”

小女孩伸出双手，攀住了她的脖颈，将脑袋搁到了她的肩头上。

那无尽的悲伤与痛苦仍在，但已经变得稍微可以忍受，她尽力不让自己受影响，她真恨自己这种能力，她真想抹去这孩子的记忆。

忘记了，就不会痛。

她以前不是没干过这样的事情，她几乎就要这么做了，对这孩子下暗示，把那些痛苦抹去推开，但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生而为人，我们会从痛苦中学习。

男人的声音，从久远的记忆中偷偷又冒了出来。

听你在放屁。

她听见自己当时冷漠又不屑的反击，但他只是笑。

笑着，握紧了她的手。

他的脸有些模糊了，他的笑声却好清楚，那笑带来的温暖，让她的心，暖又痛。

本以为她的心，早在千年之前，就已麻木，只剩下怨与恨，谁知会遇见他。

她应该要抹去这孩子的记忆，这样一来，无论这孩子或她，都不会再痛，只是她比谁都还要清楚，那把戏很不可靠，而这女孩要记得这一切，才不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所以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抱着那女孩，转过身。

眼前的森林，不再像她昨日经过时那般茂盛苍郁，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整座森林就由夏入秋，再转入寒冬，明明是盛夏时节，但森林里大部分的林木，都掉光了叶子，就算还有剩下来的残叶，也只是勉强悬挂在枝头，看起来枯黄萎靡。

这孩子无法控制自己，吸取了太多力量，又释放了出去。

这座森林已经没了守护大地的女巫，更早已失去了精灵，要恢复原状，至少也要上百年。

当她抱着那孩子离开时，每一步扬起的清风，都带走更多的落叶，卷走森林里更多的颜色。

她看也没看一眼，头也不回地抱着凯，转身离开。

第一章

白雾茫茫。

在那浓密的雾霭中，高大的树木在暗夜中耸立着，无数粗大的藤蔓在枝叶间攀爬垂挂着。

森林里，静得没有一丝声息。

男人小心地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之中，踩在层层潮湿的腐叶之上。

然后，那包围着他的浓雾终于开始渐渐淡薄，他继续谨慎地往前走。

前方薄雾越来越淡，他没有感觉到风，但听见了溪水流动的声音。

森林里交错的暗影在雾散后变得更清楚。

寂寂月光悄悄洒落，穿透了黑色的林叶，穿透了慢慢散去的白雾，照亮了那在黑暗森林深处的小屋。

小屋是木造的，建造在一块突然出现在森林深处的平地上，屋顶上铺了茅草，屋旁有座正缓缓转动的水车，屋后还有根在这地区很少见的烟囱，正冒着袅袅白烟。

这座屋子若放在平坦的麦田旁，看起来很正常，但在不见人烟的森林里，就显得非常突兀，特别是它其实没有任何通往森林外面的道路。

没有正常人会把屋子盖在森林里，森林里无比危险，充满了各种野兽，除了猎人，也少有人愿意走进森林。

男人看着那座小屋，心头一悚，迅速俯低了身子。

小屋外头，不见人影。

他小心地潜行、观察着。

木屋后方堆放着砍好的柴火，还有一块欣欣向荣的菜园。

森林里的黑夜，很安静，静到他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温暖的光从那小屋窗口透了出来，在初春的暗夜森林里，更显温暖，他绕到屋侧，从那敞开的窗户看进去，他可以看见屋里的火炉和那被吊挂在炉子上的大铁锅。

铁锅里沸汤滚滚，不知名的食物在锅里翻腾滚动。

食物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是加了萝卜和蔬菜的肉汤，那肉汤万分香甜，却引不起他半点食欲。

这年头，就算那锅汤里炖的是人肉，他也不会太意外。

蓦地，右上方传来飞鸟拍翅的声音，让他心头一跳，猛然抬首看去。

只是只猫头鹰。

他盯着那只飞着远去的鸟，这才松开在腰侧剑柄上的手。

抿着唇，他压低身子，继续往前潜行到屋侧，小心地探看窗子里。

不大的屋里，几乎一眼就能看尽。

一把上好的弓箭被挂在墙上，桌上除了一盏没有点燃的油灯，还有一篮苹果，床边地上铺着昂贵的波斯地毯，一架纺纱车摆在屋角，屋梁上吊挂着各种干燥的药草、香肠与熏肉，一个靠墙的木架子上挂着几种不同的勺子和深浅不一的平底锅，层板架里则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玻璃罐，罐子里的不明液体，分别浸泡着药草、昆虫和蛇。

屋子里丰盛的食物，让一切显得更加不真实，春雪才刚融，新鲜的苹果根本不应该存在，但那宛如恶魔的果实就在那里，果皮光滑饱满，一副刚采摘下来的模样。

屋里没有人，但他不认为那人会走远，肉汤仍在滚着，他猜屋里的人只是到附近，很快就会回来。

他撑在窗台上，翻进了屋，注意到厨房炉子旁摆了一排小陶罐，里头放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粉末。

他眯起了眼，也许他不该试，但他确定自己需要搞清楚那些是什么东西。

他抓了一把起来闻，舔了一下。

是盐巴，当然。

还有肉桂、胡椒、糖，旁边还有一些姜，他很快发现，这些不是什么毒药，都是香料。

比黄金还贵的香料。

而且这只是他认得的少数几样香料，其他他不认得的香料恐怕也不会便宜到哪儿去，更别提架子上那些玻璃罐，地上铺的织锦地毯都不是什么随处可见的东西，靠床的墙边，甚至还有一柜书。

纸在这里非常少见，书籍更是稀有。

无论是谁住在这屋子里，都该死地有钱，而且识字。

书柜旁的角落放着一把茅草制作的扫把，也许那是这屋子那么干净的原因，他没有多看那扫把一眼，他听过那些谣传，但认为那是无稽之谈。

他上前抽出一本书，里面的文字是拉丁文，但旁边一本不是，他不认得那文字，也不认得旁边那一本的。

书柜上的每一本书，都极其精美，有些还画着细致的插图，不少书本里还夹着写着字的纸签，上面还有一些干燥的花草，让书本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这些书被翻看过很多遍，不只是用作装饰而已。

他把书合上，放回原位。

这些书，只让他对此行的目的，更加笃定。

但为了确定，他还是快速地搜了一下这屋子。

一张床，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一支羽毛笔，一盒墨水，一箱衣物。这屋子里的衣物都在衣箱里，床底下还有一个装着金币的小木箱，屋里没有另一双鞋子，或男人的衣物。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屋主是个女的，就像他所得知的讯息，这老太婆一个人住。

虽然这屋子里没有十字架，但他也没有看见那些崇拜恶魔与撒旦的记号——

突然间，他听见远方传来脚步声。

他迅速移动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

森林里，有个穿着黑色斗篷的人，正提着篮子朝这儿走来，黑色的兜帽遮住了她的脸，那缓慢微跛的脚步和一缕溜出兜帽的银丝，让他确定她年纪已经不小。

当她抬起脸朝这儿看来，他火速缩回窗子里。

来此之前，他本来还不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但在这一刹，他知道他其实早已别无选择。

他必须将她带回去。

男人几个大步来到墙角，抓起一只装满包心菜的麻布袋，将里面的包心菜全倒了出来，再迅速藏到门边等待着。

那老女人踩在草地上，窸窸窣窣地走到门外，然后终于推开了那道木门，走了进来。

看到一地的包心菜，她明显愣了一下。

他没等她反应过来，火速从她身后拿麻布袋，由上往下将她套住，再整个翻转过来，她惊呼出声，手上提着的那篮蘑菇掉了一地，头下脚上地在麻布袋里开始挣扎，他动作迅速地旋转麻布袋，绑上绳结，一边开口冷声威吓：

“安静，否则我宰了你。”

她僵住，没再动弹。

他将她扛上肩头，抓起地上刚刚顺手搜刮的那些财物，转身走了出去。

“火！把火熄了！”麻布袋里传出闷声的抗议。

他拧眉，但没停下脚步。

“如果你要带我离开这里，你得把火熄了！否则它会烧掉整座森林！”

透过麻布袋传出来的声音，虽然有些模糊粗哑，但意思很清楚，她又开始挣扎起来。

他停下脚步，不是因为她在给他添麻烦，而是因为他知道她是对的。

他将搜刮来的财物和她放到地上，虽然很想用扔的方式，但他怀疑她的老骨头禁不起这一摔，所以他弯身放下她，这才转身到火炉旁，舀起水缸里的水，把火炭浇熄。

当他处理好火炉，回头就看见那麻布袋像毛毛虫一样在地上蠕动，试图朝门口移动。

他将那蠕动的毛毛虫一把抓住，重新扛回肩头上，她闷哼一声。

他以为她会抗议，但她反而只是用那沙哑不清的声音说道：

“嘿，你不需要这样，如果你要钱，我有——”

这一回，他没有理会她，只是弯腰再次抓起搜刮来的那袋财物，那金币清脆的声响，让她蓦然警醒他找到了什么。

她察觉他的动作，改口再说道：“好吧，我想你找到了我的金币，如果你愿意把那肉汤喝掉我会很感激，我不想回来的时候，还得收拾爬满蛆虫的汤锅。”

他脑袋坏掉了才会喝那锅不明液体，谁知道她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所以他只是一语不发地扛着她，大踏步走出那栋温暖的小屋。

“我知道你以为你知道我是什么，但我不是——”

屋外冰冷的空气迎面而来，他继续往前走。

“拜托你听我说——”

为了让她闭嘴，他噘嘴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一匹棕色大马从森林里奔跑出来，他将她丢了上去，跟着翻身上马。

老太婆再次惊呼，他听到她咒骂连连，有些字句还是异国的语言，他没认真听，反正八成是在咒骂他，她一路碎念不停，威胁利诱，然后终于在他策马骑上颠簸不平的山路时，聪明地闭上了嘴，不再冒着可能咬断舌头的危险，浪费她的口水。

☆☆☆ ☆☆☆ ☆☆☆

高大的黑马，载着他穿过了浓厚的白雾与重重森林。

当他载着那老巫婆走出森林时，已是清晨，浓雾在森林边缘变得薄淡，渐渐散去，阳光穿透薄雾与林叶，洒落草地。

随着白雾的散去，树林渐渐稀少，蓦地，眼前的一切豁然开朗起来。

阳光缓缓洒落前方的景色，一亩亩的田野错落在眼前，一条小溪迂回在麦